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路 标

〔德〕海德格尔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路 标

〔德〕海德格尔 著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标/(德)海德格尔(Heidegger, M.)著;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ISBN 7-100-02868-X

I. 路… II. ①海… ②孙… III. 海德格尔, M. (1889~  
1976年)-哲学-文集 IV. B51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825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路 标

[德]海德格尔 著

孙周兴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868-X / B·435

---

2000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1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18 1/4 插页4

印数5 000册

定价:28.00元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8年先后分八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四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九辑。到2000年底出版至三百七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6月

443 35

## 纪念库尔特·鲍赫

我们相互参加对方的艺术史和哲学方面的讲座和讨论班,由此建立和证明了我们的深厚友谊。由一种专心致志的共同的追问之思带来的要求,促使我把本卷论文集——那是在这一个存在问题的行进途中的一系列逗留——献给我的这位已故的友人。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WEGMARKEN**

2., erweiterte und durchgesehene Auflage 1978

3., durchgesehene Auflage 1996

Verlag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67

本书根据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 1996 年第三版译出

## 目 录

前言	1
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1921)	3
现象学与神学(1927)	52
最后一次马堡讲座节选(1928)	88
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	119
论根据的本质(1929)	142
论真理的本质(1930)	205
柏拉图的真理学说(1931/1932, 1940)	234
论 $\Phi\upsilon\sigma\iota\varsigma$ 的本质和概念。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第二卷第一章(1939)	275
《形而上学是什么?》后记(1943)	353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6)	366
《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1949)	430
面向存在问题(1955)	453
黑格尔与希腊人(1958)	502
康德的存在论题(1961)	522
说明	562
编者后记	569

---

人名对照表 .....	571
译后记 .....	573



## 前 言

本书把我的一些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参看书后之“说明”,第 562 页)串在一起,意在让读者对一条道路有所体察;这条道路只在途中向思想显露出来——既显示又隐匿。

也许,这乃是一条通向对思想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这种规定并不带来什么新鲜东西。因为,它乃在老中最老者之前进行。它要求那种在持续地被寻求的同一者之同一性中的逗留。

通向这种逗留的道路,不许人们像描写某个现成事物那样去描写它。对力图踏上这条道路的人来说,有所助益的只有持续不断的用力,努力去探讨(即在其位置上去寻找)，“存在”(sein)这个词语一度作为有待思的东西已经揭露了什么,这个词语有朝一日也许作为被思的东西将掩蔽什么。

凡踏上思想之道路者,极少知道:是什么东西作为规定性的实事推动他——仿佛从背后战胜了他——走向这个实事。

凡投身进去,向着在老中最老者中的逗留行进的人,都要服从一种必然性,就是他以后必然会受到不同的理解,受到一种与他本人所认为的自我理解不同的理解。

不过,这种必然性建基于那种可能性中,即:依然还有一个自由的运作空间满足历史性传承的要求。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形:

历史与传承被拉平了,被平整为对信息的均匀贮存,并且作为信息被用于不可避免的、为一种受操纵的人性所需要的规划。

是否这样一来,就连思想也已然在信息装置中一命呜呼,或者,是否对思想来说,一种进入庇护的沉落(ein Unter-Gang in den Schutz)是由它那个对它本身遮蔽着的渊源决定的,这依然是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把思想指引到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这一边的地带之中。

1967年初夏记于弗莱堡

## 评卡尔·雅斯贝尔斯 《世界观的心理学》<sup>①</sup>

讨论伊始,我们必须承认,从现有的当代科学和哲学认识的状况中,我们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的方向,借以对雅斯贝尔斯眼下出版的这本著作做一种积极的启发性的批判。这种承认或能恰如其份地表明这份成果的独立性和意义。这里,对一种符合并且追踪内在意图的批判的途径和要求的广度做一种先行思考——而不是对各种可能的方法作某种无益的讨论——,应能有助于我们把评论对象的特性刻画出来。

这部著作起于作者雅斯贝尔斯为谋求心理学整体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参看该书,第5页),作为整体的心理学应该让人认识到“人是什么”(同上)。世界观的心理学(Weltanschauungspsychologie)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具有特殊形态和作用的部分,它意在检视“心灵生活的限界”,并因而为心灵提供一个清晰的总体视界。进一步,这种对限界的检视就是一种通盘清理和审视,亦即对在其实质的

---

<sup>①</sup> 《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初版于1919年,系雅斯贝尔斯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讲课稿。1921年,海德格尔把他写的这篇关于《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的评论寄给雅斯贝尔斯,对该书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意见(参看《路标》书后之“说明”)。雅斯贝尔斯后来曾回忆说:海德格尔是“唯一知道我尚不完善之处的专业同仁”。——译注

总体性中的人类精神存在的最终位置的通盘清理和审视。这就意味着一种“对我们眼下抽象地拥有的那个区域的标划”(第6页)。世界观的心理学只是我们藉以赢获“支持”而得以把握心灵整体的一条道路。另一条道路则出现在“普遍的心理学”(原理学说和范畴学说、心理学认识的方法论)中。正如雅氏在这部著作中所做的,这是一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心灵—精神生活的基本力量和倾向的审视性理解和明察。在还没有就其真正的目的对之作出评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理解和明察本身,对精神病学以及各门精神科学来说,是具有某种促进认识的意义的,因为它丰富了“自然的”心理学的理解,使这种理解变得更为敏感、更为活泼,使之对心灵存在的细微之处、各个维度以及各种层面差异更有感受力。

不过,作为谋求心理学整体的努力,作为谋求为心理学赢获原则性的视界和区域的努力,这部著作的具体倾向,已然可称为“哲学的”倾向了。虽然世界观的心理学并不想阐明和强求任何一种实证的世界观,但它却是要通过对心灵的位置、过程和阶段的理解性清理和审视,提供出“作为(世界观的)自我沉思之手段的那些澄清和可能性”(见该书“前言”)。因此,前面提出的任务方向(即赢获心理学之整体)才包含着它的最终的目标设定。第一组任务的实行方式,同时就是第二组真正的和哲学的任务的完成途径。而且另一方面,以一种确定地被刻画出来的哲学思考为目标的倾向,又为围绕心理学问题的努力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向导。

批判应击中要害。这就是说,批判不应面向秩序模式的确定的内容特性、个别片段,诸如对之作出修正,用其他特性和片段来

替代它们；批判的意图并不是对内容作补充性的添加，补上一些未被注意的“类型”(Typen)。对这种哲学批判工作的方式，需要着眼于它的基本态度并且联系于它企图解决的难题来加以规定。随着这样一种规定，批判工作的要求的作用范围也就同时得到了界定。

在基本态度上，批判应开放出雅斯贝尔斯这部著作的真正倾向；恰恰凭着这种开放，批判要把处处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的特征方向及其基本动机更鲜明地突出出来，并且要确定：以何种方式，任务的开端、在实行过程中方法手段的选择和应用种类，是真正符合于这些倾向本身及其显著表现的；着眼于试探性的哲学思考的基本方向，是否完全足以获得这种动机和倾向本身。以此种方式，任何一种有确定取向的标准批判(Maßstab-Kritik)都不起作用了。这就是说，批判工作并不是要迫使雅斯贝尔斯的思考面对一种已经成形的、在其方式上得到可靠奠基的哲学，也不是要就其与哲学问题域的一个已得到贯彻的实质性体系的距离来估价雅斯贝尔斯的思考。同样地，我们也不应按照方法上的科学—哲学的严格性的某个凝固理想，来衡量雅斯贝尔斯的这些思考。当这些标准在本己的哲思(Philosophieren)中已经变得可动用之际，这样一种标准批判就不仅可能是合理的，而且也可能是迫切的了；而当所议论的著作被接受为令人不安的、煽动性的和挑战性的著作时，情形尤为如此。但是，即便这种探究并不是按照诸如“绝对的真理效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之类的理念而受评判的，一种标准批判也还应当被排除掉。之所以要停止这样一种衡量，乃是因为我们的评论恰恰是想增强良知，以便有朝一日重新去追问这样一些哲学上的认识理想之设定所具有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历史的”、意

义发生学的原始动机,并且重新去查明,这些哲学上的认识理想之设定是否符合哲思的基本意义,或者,它们是否不如说过着一种隐居生活,亦即过着一种在漫长的正在向虚假脱落的传统中固定下来的、久已缺乏源始居有的隐居生活。<sup>①</sup>在此始终活生生的乃是这样一个信念:凭着一个“新的”哲学纲领的“发明”,这样一种良知之增强并没有得到完成,而且真正说来,根本就还没有开始;相反,它必须完全具体地实现在一种具有确定方向的、精神历史上的对传统的解构(Destruktion)中。这种解构任务相当于那种阐明,即对于哲学的基本经验从中源起的那些给出动机的源始情境的阐明——而前述的那些理想设定必须被理解为哲学的基本经验的理论构成。在这里,“理论”本身的意义特征是专门为其本原而设置的(参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一任务的意义和规模的“观念”乃是这样一个“观念”,即:这一任务不能轻易地被高估,而毋宁说,恰恰是由于局限于这一任务,在有意识地抛弃掉某种“创造性”哲思的那些流传下来的、在历史上却是有所依赖的抱负和野心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具体地看到那个“亟需的东西”。

这就是说,我们愈是确定地撇开一种意图,即共同去测定那些已牢固地构成、但确凿地缺乏彻底占有的方向,则对所有放纵的、以无约束性和假源始性为前提的“生命哲学”的怀疑就愈加强烈。正是这种“生命哲学”受到了怀疑,而且,这种哲学是从下面这一点上得到分析的,即:何种哲学上的基本动机,何种没有为这种哲学

---

<sup>①</sup> 德语短语“ein Schattendasein führen”意思为:“过默默无闻的生活”、“过隐居生活”,在此语境中,似亦可按照字面译为:“实行一种隐蔽的存在”。——译注

本身所看到的、并且尤其对它来说由于其贫乏的占有状况而不可把捉的哲学上的基本动机，恰恰在这种哲学中——即便是在完全脱落了形态中——起着反应。

放弃一种在提供固定的方向标准意义上的批判，这决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支持一种悬而未决的、无视差异的、调解一切的混合主义。也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包含在我们这里要贯彻的基本态度中，而这种基本态度的要旨恰恰就显示在那种坚持方式中。在任何时候，批判性倾向的这种方式都隶属于某种解构性的自我更新的居有(eine sich destruktiv erneuernde Aneignung)。批判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批判。这种批判是“无前提的”，但这里所谓“无前提的”，却不是在下述的恶劣意义上来讲的，即：人们把那种在本己的客观精神历史处境里径直“在手边现成”的东西扩大开来，扩大到“实事本身”(Sache selbst)的自在(das An-sich)之中，而无视于这样一个固有特性：一切直观之实行，都发生在某个确定的方向和某种预先取得区域的先行把握(Vorgriff)之中，而且，一种直观(An-schauen)，一种想避开那些与实事格格不入的建构观点、仅仅在这个方面关心其直接性的直观，只是太过容易地耽于那种盲目，就是对于本己的、说到底并非源始的动机基础的盲目。源始性(Ursprünglichkeit)之意义并非一个外在于历史的或者超越于历史的理念，不如说，此种意义显示在这样一事情上，即：无前提性本身唯有在实际地以历史为取向的固有批判中才能被赢获。那种连续的为赢获其本身的关心之实行恰好构成了它本身。[在这里，所谓“历史的”(historisch)，是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的，而这种意义恰恰在我们接着的考察中至少要有更进一步的阐明。]这里所猜度的

无前提性,必须理解为哲学的、而不是特殊科学的无前提性。通向哲学所要考虑的“实事本身”的,乃是一条宽广的道路,以至于最近在一些现象学家那里丰富地表现出来的本质洞见方面的慷慨大度(Freigebigkeit),就是一种十分值得深思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无法与布道上的“宽怀坦诚”和“献身精神”相称的。或许,对我们来说,甚至连达到哲学之实事的路向也已经被掩盖了,并且需要一种彻底的开采和回采(Ab-und Rückbauen),需要一种真正的、在哲思本身意义上共同实行的对我们本身所“是”(sind)的历史的辨析。说到底,这条方向确定的弯路(Umweg)以及这种合乎实行的弯路理解(Umwegverstehen)就是唯一的道路。依然有待思索的问题是:是否还不到时候,去查明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已经完全完成得了我们自以为“具有”和“是”的那个东西——与“我是”(ich bin)之意义的基本问题相联系;是否我们——没有在哲学上严格地把握主要问题——并不是在一种没有被接受为使命的关于文化之拯救的忧心中,开展一种无可名状的勤勉忙碌,忙于无关紧要的小事,忙于那些被某种从前的思维忙碌活动(这种活动过于深远地寻求哲学的一切对象)长期称为基本问题的无关紧要的小事。现象学的无前提性标志着一种态度和方向(而且这既不是运动,也不是先知般的、带来救世的渲染)。在现象学的无前提性意义中,包含着这样一回事:一种由它实行的批判要探究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构成问题开端和概念阐明的直观上的经验基础(在现象学意义上理解的经验)。这种赋予基础的“直观”(Anschauung)的源始性、动机、倾向、实行的纯真性以及真正的坚持,将受到批判性的置疑。

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基本态度开放出研究对象,但却在其内在



的预先规定中追踪研究对象,又根据这些预先规定的真正昭示出来的固有意义来考查这些预先规定。这种批判性的基本态度始终处于误解的危险中,或者说,处于那种强行推进的危险中,即强行进入没有预期到的轨道之中,有强调和突出那些没有被选择的倾向的危险。与这个角度上的失败程度相应,积极的批判的传达价值也将一道下降,并且局限于对冒险进行批判者的特有说明的作用上。但不论情形如何,它归根到底像一切着眼于同时代人的效果倾向的哲思一样,依然停留在那个力求引人注意的要求范围之内。

批判工作的“积极方面”只在于:提出问题,“更鲜明地”把捉意图;这里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即所谓“更鲜明地”,其意思不同于仅仅渐渐地得到净化的概念描述。关于彻底解构性的、但始终具有原则性方向的“准备工作”的困难(也许也包括持久的烦琐)的意见是太大了,以至于不敢冒险端出完成了的结论。如若能够成功地在引人注意中使这种或者那种对于所讨论的现象之阐明来说决定性的动机经验起作用,那也就足矣。

对前面指出的雅斯贝尔斯著作中两个任务方向的阐明,即对其先行的任务(对心理学整体的构造)和真正的任务(提供出作为自我沉思之手段的澄清和可能性)的阐明,能够把人引入批判要强调的问题的方向之中。世界观的心理学检阅心灵之整体。世界观方面的运动必须根据“限界境况”(Grenzsituationen)来理解(第246页)。“从整体看来,必定发生一种对全部心灵的影响,而且,一切也许将以某种方式对一个人的世界观来说变得决定性的”(第6页)。随着对这个整体的标画,就为心灵生活整体赢得了—一个“清